



「郵情·郵意」
徵文比賽

成長路上郵你

高中組 第二名

我心目中一場美好的戀愛，要經過又長又久的通信。

郵局距離學校兩個路口，放學後得走到那兒才有收信的小綠跟小紅。一次途中我遇見王子（女孩們私底下這麼叫他），他住在郵局旁的社區，王子很是驚訝跟我同路，我告訴他我要去寄信，「都什麼年代了還在寄信？」王子的聲音高八度後依舊貴氣逼人，我不以為然地瞥他一眼，他緊接著問我收件人是誰，我只是神祕兮兮的笑著說：「不告訴你。」他盯著我，意味深長，然後曖昧得「喔——」一聲，我不甘示弱應道：「至少我有對象可以寄信。」「老阿嬤才在那邊寄信咧！」王子最後這麼說，我們在社區大門口有些警扭地道別。

我有不少會被同輩視為「很阿嬤」的興趣，母親中年過後才意外有我，哥哥姊姊長我十來歲，在成人堆裡打滾著長大，常常無意間誤闖不屬於我的年代，小時候我沒有自己的房間，拖著小地毯晃到哪兒就在哪兒紮營，我倒也樂於當個自宅裡的遊牧民族。對身高不到 150 的孩子而言，家中頂到天花板的櫃子是神聖且雄偉的，面對如此崇高的存在，單純瞻仰無法滿足蠢蠢欲動的心，大人的櫃子是通往另一個次元的蟲洞，我要鑽進去。在母親的宇宙裡，我遇見了郵票星球。

我跟母親很親，若今天有人問我：「爸爸媽媽掉進海裡，你先救誰？」我的答案會是母親，毫不猶豫。母親欣賞所有美麗的事物，她不太懂繪畫卻迷戀藝術，她不上戲院卻熱愛電影，她並不寄信卻收集郵票。這些都是母親的浪漫，而父親從不了解，一如我永遠想不通母親為何嫁給父親。

我第一次見識到郵票的美麗是在郵政博物館的典藏室，滿壁的櫃子，只要稍施力氣，便能拉出一扇扇擺滿郵票的鐵匣，五歲的我擁有舊得掉漆的地球儀，對世界唯一具備的認知是「臺灣在地圖上很難找」，然而眼前的郵票如同魔術般變出一個個陌生的國度，獨特的插畫、大相逕庭的配色、神秘的文字，那剎那我好想成為午夜怪盜，月黑雁飛高，小偷夜遁逃，我要挾持所有的郵票環遊世界。

可想而知當我意外在家中櫃子翻到整疊郵票時有多驚喜，管不著上頭積滿灰甚至爬了幾隻四處逃竄的衣魚，我將那些集郵冊、首日封、小全張恭恭敬敬地拿出來，遊覽名畫似地欣賞滿滿比我年紀還大的老郵票，好動的我把少有的耐心全數貢獻在整理郵冊上，為了排正每一張郵票，我像選婿的老人般斤斤計較，仔細到整臉

文字
曾凱琪

都要貼進冊裡去，直到屁股哀嚎著抗議地板又冷又硬，我才驚覺坐在地上已好幾個鐘頭。後來母親跟我說那些郵票是她的收藏，更後來些我知道了某部份套票之所以不齊全是因為被爸爸當作普通郵票，用在不曉得寄什麼東西上了。

母親知道我對集郵有興趣後，在特別的日子裡她會送我郵票，生日、情人節、美好的週末下午，我開始也擁有屬於自己的郵票，我把它們輕輕地收進紙袋，藏在抽屜最底層。母親教我如何將信封上蓋著戳印的小郵票取下來，她拿出空的豆腐盒裝滿水，把剪下的郵票泡進去，我在一旁好奇地盯著它漂浮在水面，神奇的事需要靜靜等待，收集用過的郵票比其他大部分等待簡單得多，十分鐘後我就擁有了一張新的郵票，當然它需要晾乾才能住進我的收藏袋。擁有某樣東西會讓一個人的心更晶瑩更脆弱，更禁不起摔，可是只要不滑出手，擁有是令人安心的。因為集郵，我才曉得便利商店也買得到郵票，買了郵票，又怎麼不會想寫信給個誰呢？我是多麼想擁有收件人寫著我名字的信。

國中三年，家中的信箱常被補習班文宣疲勞轟炸，尤其升國三的那年暑假，廣告和電話雙管齊下，補習業者不知道的是，他們寫的收件人——一個尚未成熟的青澀少年（也就是我）——被欺騙了無數感情，心苗被踐踏了多少次，但愛是盲目的，我仍舊又傻又天真地帶著興奮的心情，打開明明印著「○○○補習班」的信件。這樣周瑜打黃蓋的戲碼上演到高中終於宣告落幕，寄給我的信總算不再只是廣告，我和好友亮畢業後不定時寫信給彼此，我也因為在社群網站發表作品而交到相談甚歡的筆友，寫信寄信收信慢慢溶進我的日常。越是長大，越是覺得生活運轉得太快太快，寫下想法無形為我在匆匆中梳理思緒，為信貼張郵票，寫上收件人，封好信口，或許是讓我感到擁有了時間，這些瑣碎的動作令人安心。我不清楚善於察覺他人的心緒是否代表體貼，



我不曉得知道越多是否代表越好，例如看待母親與父親，例如身處這個社會，明明看得比小時候更廣更遠，表達出來的卻比過去貧乏，話少了之後反省跟著多，每每寫信我才又找回自己真正的聲音，儘管我沒有開口而現場也沒有聽眾。

說到底，我是沒有那樣的對象可以寄信的。

年初買了郵局的賀年抽獎明信片，想跟親朋好友同樂，寄信時路過王子家，我突然有股也想寄給他的衝動，我肯定是第一個寄信給他的朋友吧！去年生日時，王子用 LINE 問我有什麼想要的生日禮物，我裝酷地拒絕，沒想到他回覆：「我可不是什麼人都給。」那條訊息讓我心跳漏了半拍，隨後我有點生氣方才油然而生的自作多情，卻依然打了「我想看電影」發送出去。之後他還是照常打我鬧我，我也損他虧他，但我們從沒一起看過電影，無人再提起此事。一瞬間我覺得在原地來回走動的自己實在太蠢，最後我沒有寄信給王子，我想他並不會回我。

寫信是我無聲的告解，成長路上的我、每一刻的我、真實的我，都在字裡，封在信之中，郵票之下。我並不特別希冀一個聆聽者，但若真有人能陪我捧著這些我所擁有的一切，讓我不必為心安而時刻小心翼翼，我願意等待。